



黑鹤作品

老樊

□张子焯

聆听黑鹤与他的草原

□石琪

天鹤

副刊

第一次听到黑鹤的名字，是很久前在新闻里看到一本叫《驯鹿六季》的童书获得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作者是黑龙江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当时只知道他是一位蒙古族自然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整日

与马犬为伴。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能抽出空去大草原上旅游观光已经很不简单了，更别提在草原上生活。我对书中草原上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是十分向往的，所以当听说黑鹤4月7日做客黑龙江文学馆，讲述他的

他的草原，便兴冲冲地去了。对于这次见面，我心中有好奇，对他的，对草原的，也有对动物小说和自然文学的。

从龙江文学讲堂会客厅入口远远地望了一眼，就看到了前排一群人中身形高大，扎着微卷长发，讲话声音厚亮的黑

鹤。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好像草原上的人就应该是他这个样子。

主持人形容黑鹤是“行走的草原、移动的河流、呼啸的森林”，听他讲话，会不自觉地被他和他的草原荒野故事，拉入内蒙古广阔无垠的草原中。

“收水瓶子易拉罐喽，收旧报纸废家电喽——”

那年，我搬到了一个新小区。这里环境优美，像一个农家气息浓郁的小院，远远望去，满眼的绿在微风中摇曳，令人叹为观止。美中不足的是，每天早晨六点左右，这个吆喝声准时响起，惊扰了我正值中考的儿子。儿子夜夜苦读至凌晨，好不容易睡了一会儿，却被这个据说叫老樊的“破烂王”硬生生地吵醒了。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从六楼冲到地面，忿忿然：“拜托你了，小声行不行？扰民啊！”

老樊先是一愣，立马满面羞愧地双手作揖不停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后绝对不干了，绝对不干了。”

连着清静了两天，正当我暗自庆幸时，第三天早晨听到楼下轰地一声巨响，之后传来狗的狂吠，以及女人尖锐的叫骂声：“你这个人推着这么多东西，像一座山似的，怎么连点声音都没有？”我从窗口望见一个女人衣着光鲜，身边有一条狗转着圈地叫，而老樊在一旁小声地解释。

女人嚷嚷：“你说你，没声音也行，眼睛忘家里了？倒是看着点路啊！你赔我儿子1000元医药费咱俩两清，不然我找人砸烂你的车！”但老樊忙不迭地搜遍衣服上所有的口袋，估计也没凑到多少钱。他双手在衣襟上擦了擦，把钱递给女人，女人一把夺过钱，带着她的狗悻悻离去。老樊忙着手把散落一地的废品往车上装。

时间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我再没有见到老樊。一天，我在早餐店买完早点往回走，路遇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背着书包，边啃馒头边匆匆疾行。我也是为人父母，内心不免一动，拦住女孩把一杯豆浆递给她。她先是推辞不要，见我执意又诚恳，便双手接过，不停地致谢。

又过了几天，应该是周末，我给儿子买完营养品回家，又遇见了女孩，她身后背着一捆废品四处寻觅着。我叫住了女孩，问她是谁家的孩子。她说是老樊的孩子，爸爸病了，自己帮爸爸捡点废品。我细问缘由，得知她妈妈几年前病逝了，她要上学读书，奶奶还卧床不起……老樊早上收废品捡废品，白天到工地搬砖和泥，晚上拉人力车，一刻不停地奔忙，她的眼圈红了，提着废品说去看你。

她家的房间很小，屋内外摆满了废品。东西虽多但杂而不乱，可以感觉到主人的勤劳自律。奶奶听到声音勉强站起来，一边道谢一边说儿子趁孙女不在，又偷着去工地了，言语中饱含着怜爱。我和奶奶聊了一会儿，放下废品，把家的地址及电话写下来交给女孩，说有困难尽管找我，不要客气。

大约半个月后，我在单元门口，远远看见老樊身后背个口袋守望着，寒风中瑟瑟发抖。发现了，老樊迎上来：“大哥，我托亲戚弄了点核桃、菠萝什么的，据说这些玩意儿补脑。你家大侄子课程紧，应该用得着。”没等我推辞，他转身跑了。

我和老樊成了好朋友，我家有脏活儿累活儿，他几乎是跑前跑后全包了。我做医生的妻子则给他母亲针灸按摩，细心照料。在我的宣传带动下，资助他们的人渐渐多起来，他的生活有了一些起色。一晃七八年过去了，老樊的母亲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大学毕业的女儿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据说要举家搬迁到大城市的姑爷那儿去住。姑爷家经商有道，非常富裕，对女孩视若掌上明珠。

作为朋友，我和妻子替他们一家人高兴，买了件男士风衣和口红化妆品前去祝贺。他家室内无人，门也没锁，我把礼品放在桌子上，无声地离开了。

当晚，老樊带着我送他的礼品来到我家：“下午我妈在家，有点急事出去一会儿，忘记了锁门，不知谁给送的礼品，这件风衣很高档，大哥穿着应该合适，我送给大哥”，说到这里，他脸一红，“这支口红十分鲜艳，嫂子皮肤白、有光泽，涂上应该很美丽……”

老樊一家人走了，去往数千里之外的大都市。虽远隔千山万水，但我心中时时牵挂他们，偶尔视视频并互寄点礼品什么的。后来听说老樊找了个贤惠的女子重组了家庭，十分恩爱。她母亲九十九岁那年仙逝了，无疾而终……



比个牙

“白色”与“狮子”

在有着漫长冬季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低至零下40℃的气温里，喂马、喂狗、做饭、写作，是黑鹤生活在草原的日常。黑鹤在这里拥有自己的马群，建立了自己的蒙古牧羊犬繁育基地，在草原营地中饲养大型猛犬，致力于蒙古牧羊犬的优化繁育，将幼犬无偿赠送草原牧民。草原上的一切就是黑鹤的全部生活。

草原上的牧民称呼黑鹤为“诺亥沁”，意思是“懂狗的人”。无论从他的作品中，还是个人视频号中，都经常看到狗的身影。可以想象，狗对他的意义是如何深厚。所以不得不提到陪伴黑鹤童年时期的那两头乳白色的牧羊犬。

因为幼年体弱多病，四岁的黑鹤被母亲送到生活在内蒙草原上的外婆家。草原崇尚强悍，男孩之间最好的娱乐方式就是摔跤。刚去草原，黑鹤同那里的孩子尝试摔跤，直接被一个背摔摞在地上，躺着喘了半分钟。外婆怕那群“狂野”的孩子把瘦

弱的他打坏了，不允许他跟那群孩子玩。所以陪伴他的朋友只有两头大型白色牧羊犬，一头叫查干，蒙古语意为白色，另一头叫阿尔斯楞，蒙古语意为狮子，都大到能当坐骑。“作为高大凶猛、能够驱赶并且杀死狼的猛犬，它们不牧羊，而我，就是它们的羊。”

“现在回想起来，我长大后所有对待世界的方式，都是在那个时期学习到的，童年的经历塑造了后来的我。”黑鹤说。



亲热一下

让孩子们感受阅读的力量

黑鹤的创作在中国被划分至儿童文学类，但严格来说，他的创作应该属于自然文学。儿童与成人都是他的受众。但他发现成年人很少看书，而且文学作品对于儿童的影响最为深刻，所以，他开始喜欢自己儿童文学作家的称谓了。他希望自己的书能让更多的孩子看到，感受阅读的力量。

因为就连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阅读的影响。黑鹤的妈妈是文学爱好者，虽然他幼时家里条件并不富裕，但妈妈仍会留出一笔钱专门用来购书。如果说草原是黑鹤创作的灵魂，那么广泛的阅读积累就是他文学创作的血肉与骨骼。

黑鹤这些年参加过上百场学校演讲，除了为孩子们讲述城市之外的自然、人类之外的动物，他还致力于推广全国中小学生避灾指南，提高儿童防拐骗、防袭击的意识与能力，关注儿童的生命安全问题。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儿童文学作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始于童年的写作

八岁的黑鹤需要回到城里上学，但是两只狗实在太大了，无论如何也带不走。乘坐火车离开的那天，黑鹤靠在车窗前，只能看着两只牧羊犬用爪子扒车厢往上跳又跳不上来。绿皮火车缓缓驶动，狗的影子慢慢消失，黑鹤驶离了童年的草原。后来他总是盼着这两只狗的到来，但只得到狗死了的消息。“得到狗是我人生的一个节点，另一个便是得知狗死了的消息时，有些东西消失了，我的童年就在那一刻宣告结束。”多年以后，黑鹤创作了《鬼狗》，就是为了纪念这两头童年在草原上陪伴他的牧羊犬。直到现在，他一年之中也会梦到几次这两头牧羊犬扒着车厢，爪子反复蹬上去又滑下来的画面，还能真切地听到它们的爪子抓火车车皮的声音。

回到城市上学后，黑鹤很长时间都不适应城市的生活，他怀念草原上的一切。他很想将他在草原上那些鲜活美好的日子讲给身边的同学们听——饲养过的动物，草原上没过过头的牧草，高大得能咬死狼的牧羊犬，惬意自在的黄昏……但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并不相信。黑鹤便将那些发生过的故事写在作文中，直到有一次在作文比赛中获奖，同学们才相信了他的话，给他很大的写作动力。也就是那个时候起，他开始尝试写作了。

如今黑鹤笔下的世界聚焦在中国北方的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森林地区，描写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的命运。他在书中常常写到的“黑烟”“地平线”“草原”等景物、事物，其实就是草原人所追求的自然与生活。



相依

本文图片由黑龙江文学馆提供



黑鹤作品

使命

□刘海付金龙

最近，笔者拜读了《跟随邓小平四十年》一书，更加钦佩89岁张宝忠老人的崇高品格、严谨作风和奉献精神。

张宝忠出生于黑龙江省庆安县。从1954年起，他就小平同志身边工作，于2000年退休，一生护卫首长安全。

回首往昔心潮澎湃。40年的警卫生涯中，张宝忠的身上铸牢了“忠诚”二字，他常说“从到首长身边工作那天起，就坚定了一生跟党走信念，这么多年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笔者与张老一唠起在首长身边工作的日子，“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上，可见情之深、念之切。“文革”伊始，小平同志受到冲

击，张宝忠作为首长的忠诚卫士，更加小心和警觉，不敢有丝毫松懈。“文革”开始后直至张宝忠被调离小平同志身边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住在办公室，时刻守护小平同志。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提及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张老还情不自禁地眼闪泪光。

作为小平同志的贴身警卫，张宝忠主要负责小平同志的人身安全和起居生活。对首长的出行准备、工作提醒、作息安排、事务协调等事宜，张宝忠都想在细处、做在实处，尽量做到未雨绸缪、胸中有数，随时提醒自己“认真做，别出错”。他机敏谨慎、遇事善处，确保首长安全。年近九旬，张老仍然保

持着井井有条的好习惯，房间始终干净利落，个人仪表也端庄不苟。“认真的毛病可是长在身上了”，张老的调侃诙谐又不失真诚。

张宝忠至今珍藏着小平同志为他题写的一幅字。他回忆这个过程，时间、地点、场景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那是1984年，邓小平八十寿辰之际，老人家为我题写了‘兢兢业业’四个大字。虽然和首长朝夕相处，但是，当邓楠把字交给我时，我还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张宝忠把这幅字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从1984年开始，这四个字就一直激励他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始终保持革命本色，毕生忠诚践行使命。

小平同志年事已高后，张宝忠在小平同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更加精心，在饮食调节、日常锻炼、人身安全等方面事无巨细、周到服务，尽到了自己的卫士职责。小平同志逝世后，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化。卓琳同志对张宝忠说：“你跟了首长一辈子，你和邓楠移放首长的骨灰吧。”那天，当张宝忠听到这句话时，悲痛之余，内心被深深地震动了——“这无异于最高尚的荣誉，这荣誉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从半个多世纪之前最初跟随首长的那个时候起，我的心灵深处，就在不知不觉中积累并续写着一本永远读不尽的教科书——随

着时间的推移，邓小平的伟人风范深深影响和渗透在我的骨血之中，成为我不可能耗尽的精神财富和力量。”

张宝忠是从黑龙江省庆安县走出来的农民子弟，对自己家乡的黑土地，张宝忠一直怀有深深的眷恋。自1952年离开黑龙江后，虽然很少回去，但一直心系这方热土。庆安县是农业县，发展相对滞后。上世纪90年代，为加快家乡发展步伐，张宝忠积极协助时任县委书记的廉继顺背着电饭锅到北京卖庆安大米。如今，以“庆安大米”为主体的庆安县优质绿色食品不仅进入了首都百姓家的餐桌，有的还成为钓鱼台国宾馆招待外宾的

专用食材。

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小平同志诞辰115周年，四川省广安市邓小平故居管理局在庆安县组织、举办了“忠诚、使命、担当——警卫秘书眼中的邓小平”专题图片展。张宝忠同志参加整个活动。

张宝忠为黑龙江的发展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协调有关方面为龙江县域经济、粮食生产、实施兴边富民计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支持，为龙江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个“乡”字背后，是在外游子浓浓的乡情，而“情”字背后，则是游子热爱家乡的心。



更多内容请关注